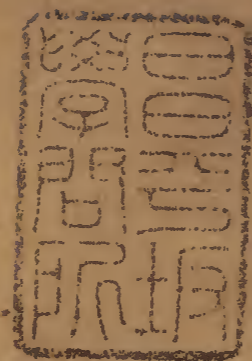


春秋質疑

十



漢書門			
八	一	五	類
一	三	函	號
一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七	八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七	〇	五	類
架	冊	號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5	
冊數	10 (9冊)		
函號	275	77	



春秋質疑

淺草文庫

豫章魏時應去違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仝校

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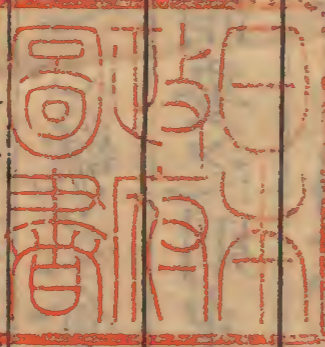
會

禮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此書公子招既曰其本當稱全不必重

伯臣守信經先之以示貴焉
會于虢尋宋之盟當

日盟于虢為楚人懼晉之先故但請讀
云許之故

許元



不書盟也然此只是事實的書法不重重在觀其事
云惟不貴脩盟故不論先軟與否而惟以信為本
者則先之以信為本者謂其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
仁人之心號之會所謂今武猶是心也非許其讀舊
書之謂要之則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正以有此信
耳有貴中國意思在每書必先趙武不但號之盟先
之宋之盟亦然

會號

鍼奔

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
曰弟者因事而特書之者也

經而紀貴戚之稱有明尊尊之義有明親親之恩

季子歸

會號

經于貴戚而詳畧其詞賢賢尊尊之義見矣

盟茂

盟宿

會宋

盟宋

會號

春秋不貴諸侯之要盟而屢重伯臣之守信焉

會宋

盟宋

會號

春秋每紀信好而先伯臣所以貴信也

全重每

書必先趙武子木初請狎主諸侯子圖既請舊書

加牲皆所謂詐晉而加之趙武一從叔向之言再拒初午之請都守弭兵之約以信為本

盟宋 會虢

經紀信好惡中國之潰防予伯臣之守信也 聖

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故再言宋地聖人惡

盟誓之煩懼傾危之習故必先趙武

會虢 黃池

春秋兩先伯國重信而紀常也 彼以其詐我以

其信則理義之貴自存中國常尊夷狄常卑則

治禦之道始得看來聖人正夷夏之防不使夷狄

加中國即會虢之書亦有此意 此條在駭卒傳

則為衛齊惡之書謚在仍叔聘傳則為不疑初午

之世故在忽奔傳則為却逆女之公子在殺同括

傳則為立趙武而反其田在畢孫傳亦可為趙氏

功臣之胄在楚麋卒則為楚圍之無君

取鄆

望國乘亂而取邑春秋諱詞以示貶焉 以傳中述

叔豹事正見非豹之忠魯幾不免于戮使受師之辱

以見乘莒亂而取邑者之罪也然為內諱竟指魯說

蓋當昭公在國也不然聖人肯為強臣諱哉 李氏

曰當時言有弑君之罪書伐莒則似以討賊予魯不

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此意與傳不合却看得

好

救台入 言魯 會號 讀齊 取鄆

望國乘亂取邑春秋原其事而諱之也 同單作

上二比只見季孫父開爭鄆之端使叔豹斃于被

戮

會號 取鄆

春秋紀事有貴伯臣之守信者有美內臣之守節者

取鄆 舍至 舍豹之子

經著二臣之守節而世濟之美見矣

伐邾取繹 取鄆 上書伐書取 下不悉書

經紀內兵虐小有直詞以罪其縱惡者有諱詞以說其乘亂者

鍼奔

經紀貴戚去國而交責其父兄焉 即其車千乘足

以顯其二君之實若能少此之言亦知其非有不可

容之惡 以均愛望人父非特以別其兄正所以全

其弟也以能友責人兄非特以愛其弟乃所以愛其

父也

及荀息 及瑕

春秋責望父兄當各盡其道也 上易立子朝下

易辰奔克段取長葛全

考宮 鍼奔

春秋於子之事父有因厚所愛而責其非禮者有因

薄所愛而責其非義者 傳曰父母有愛妾沒

身敬之不衰豈謂是乎 書曰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豈知之乎

大鹵

伯國始崇卒以攘夷春秋所以說之也

以攘斥之

宜提起重在崇卒而使車戰法亡上蓋車戰法亡而後變詐愈多殺人之禍益慘矣牧誓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上言坐作進退之法戒其輕進下言攻殺擊刺之法戒其貪殺皆古車戰之法也崇卒即是用詐不可另

看

戰必 大鹵

春秋所書而見益兵崇卒之非制也

楚莊狗蒞

敖之策而令典作右轅左追蓐前茅中權後勁蓋一乘用百五十人矣此車戰之五陣也荀吳用魏舒之策而車戰毀兩于前五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蓋五乘分為三五矣此步戰之五陣也

長勺 大鹵

挫敵非王事者可說挫外非王師者可貶

于鄆

大鹵

屏左右而相搏舉孟勞以相加
毀五乘為三伍為伍陣以相離

經於二臣挫敵皆說其非王師焉

遂伐楚 大鹵

伯國攘外而專與詐之罪見矣

上異於南征下

異於北伐

召陵 大鹵

經於伯國兵信美其近王事說其非王師

稅畝 大鹵

成丘甲哀田賦
魏武士秦戌卒

經慨古法之亡而說田制兵制之變焉

盟戲 大鹵

春秋於伯兵予其善謀說其變制也

大鹵 滅陸渾

經於伯臣說其崇卒而恕其靖華也

去疾入

與去疾者恐一國之無君
黜之者恐天下之無君

經於貴戚復國予其正而黜其專也

無所稟只就

無王命上說入者難詞明其非逆詞也只作事迹點
起當時展與之立國人業已歸之故自外入者為難

突歸 忽奔 納糾 小白入國無二君 遏伐楚 公在楚

春秋辨名正分而天下國家之統定矣 以天下

國家分突忽以嫡庶言糾白以長幼言荆吳以僭

號言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經正國家之統於嫡庶長幼而示義焉 傳字以

嫡天下之達禮無嫡立長古今之通義不惟其分

而可以強力取則有十突而鄭瓜分矣有十糾而

齊鼎立矣國家紛紛寧有定邪

小白入 去疾入

春秋兩紀復國皆予其正而不予其專也 俱以

難字作起上正屬分長下正屬討罪專則皆不稟

王命

去疾入 展與奔

經于外君出入必因人而予奪之焉 上以國氏

下不書爵俱着討罪上說去疾之無所稟諸侯之

與其立皆點在講後

與奔 經於外君之去國既誅其逆而復治其黨焉

會虢 取鄆 展奔

經原諸侯黨送之迹而特詞以罪之焉

伐楚 江黃伐陳 會虢 取鄆

經于資遠崇亂者而兩驗其實焉

盟葵丘 取鄆

春秋紀事有驗伯主正倫之功有驗諸侯崇惡之罪

歸枋入 郟防 虢 取鄆

春秋紀事有驗利交之罪者有驗崇惡之非者

疆鄆田

強臣兼鄰以自植經惡其不臣也 畏君之威聽其

政靖難為外安其內此人臣事君之職分也非君命

而生事于外植私利而貽禍于國季孫之強梗極矣

麋卒
會虢 會申

中國知夷惡而復宗之春秋深傷之也 惡莫大

於弑逆不知其惡猶為誤既知為惡而復宗之此

中國所以衰微而不能振人欲所以橫流而不能

遏也

召陵 會申

經紀信好之禮予其出於夏而傷其主於夷也

大合諸侯之禮始由齊桓用以攘夷繼則逆夷用

以制夏誠世道一大變也作文宜順題相形而前

後要貫串歸重會申意思以發聖人憫世之意

北奔

經於外臣去國而明其分之猶存也 見北歸傳以

子鮮欒盈入照晉人待以羈旅而致祿從本國之班

齒於后子而列位本公子之素

韓起聘

年二

卷之十

經於伯臣脩好而予其知禮焉

觀書於太史氏易

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賦角弓甘棠皆餘意

叔弓如晉

內臣奉使而知禮春秋予之也

報宣子也郊勞則

辭曰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則辭曰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如晉復

國君昧禮而取辱春秋備書以見貶焉

論理是如

晉上重故前傳舉動人君之大節

云

亦不妄悅人

以自辱一段皆是起其不當如而如之意但其已至於河而見卻則又當從權適變而不宜輕復也故遂以不宜復而復與之平對全題重昭公失國之因上做以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講二比於後季氏是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晉人是四鄰視之以厚

薄其情

年三

款奔

經於諸侯去國而端本以責之也

入極

公選

白入

誠心

彭衙

孟明

雞澤

魏絳

觀列國之所以待臣者而知馭下之有道矣

年四

大雨電

經紀天道之變戒君政之失也

電為陰脅陽則當

振其陽以勝其陰故歸重於昭公之行其政禮

甲

中國宗夷春秋責以人事焉

弑逆人人所得同討

不以為賊而反推為盟主是中國胥為夷狄之行誠

古今一大變所以然者當時大夫一任之于天為無

可柰何而其君皆從之故至此極也春秋之法以人

合天不任於天而宇宙在其手此自是實理當時君

相曾未聞出一奇畫一計以禦楚者夫禦之不濟則

命也棄人事而不脩吾安見夫天命之果不可回而

又安用君相為耶然則今日之變中國為夷狄皆當時君相棄人事妄言天道之失耳春秋所以不殊諸侯於淮夷而責之甚備非不通時勢之論也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四此一時事

滅陳

滅蔡

春秋深貶中國之崇惡以其棄人事而責命於天也渾作中微分三段惟天所相司馬侯之言滅陳天道裨竈之言天將壅楚子產之言

會申

執徐

伐吳

執慶封

滅賴

諸侯崇惡而順其所為春秋深貶之也

此題以

會申為主而以執徐等比就中發之要重發順其所為意

會戶

平州

會申

春秋而嚴黨惡之誅而尤惡夫崇夷之惡者焉

以會戶平州影會申作至此極矣要發

向戌聘

責獻子

盈奔

叔向

夏伐陳

子產

歷觀三臣之賢而春秋責備之意有在矣

加會

申倒單作

會申 夾谷 歸田

觀崇惡化強之事見聖賢合天聽天之別也

摠

將以人合天意論起中分勿着事迹以天自處不在序績不嫌只在以禮責齊不以強弱動心

六月雨 滅黃

觀天與命存乎我而知崇惡者之失矣

滅陳蔡 胡豹歸 不能合天 不能立命

執書 札聘 會宋 會申

春秋之法有示達節之權有示立命之義

春秋

之道達節不守故予滅而貶札春秋之法以義立

命故予趙而貶三臣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馬故執諸申

經著外夷雪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書執徐子危會

申之諸侯也

伐吳

春秋紀外夷仗義之兵而崇惡者之罪見矣 此題

有主外夷仗義中國委命對作者夫既曰仗義討賊

又何以責諸侯之聽順其所為辰陵之盟足以觀矣

只主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故楚

人有詞于伐作

執齊慶封

即外夷之討罪而見其師之有名矣

遂滅賴

即外夷覆小之暴而中國委命之罪見矣 在一遂

字上見楚人強橫之甚中國始從之伐吳執慶封此

猶曰討罪耳至于合兵以滅人之國而不敢違弱也

如之何

取郟

春秋諱望國覆人之惡所以存臣禮也 郟立莒公

子為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

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

舍中軍

強臣變制以專兵經微詞以著罪也 初云作三軍

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

今此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擇取其一

二子共分其一前作三軍民猶有屬公者今則但歸

其貢無復有民矣前此季氏與叔孟不過三分國民

各得其一今則又遜叔孟以益已獨擅魯國之大半

故曰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也微詞

以著其罪所謂不待顯言而罪自見而為定哀之微

詞也昭公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意亦要見必至之理

要發

作三軍 舍中軍

春秋而於大夫變兵制而深罪其不臣也 二次

俱是卑公室前輕後重其罪摠歸季氏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孫齊 春王 從祀

強臣專兵而貽禍春秋深罪之也 摠以作舍三

軍為主而以必至之理帶發于後

公如晉

內君事伯而習禮之文經說其不知本也 政令在

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而胥胥焉習儀以

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牟夷奔

外臣以地接內經交著其非義焉 言及意不必重

要見季孫宿受之實非公也

浮來 牟夷奔

經于小國之大夫有不名以示禮者有必名以示

者

庶其奔 牟夷奔 黑肱奔

經詳叛臣接內所以懲不義也 摠叙中以三叛

人分重書名上

徐越伐吳

蹶由犒師見此

遠人從兵近正春秋原其世而進之焉 越自勾踐

始稱王尚在伐吳後事不可入僭號字

伐吳 執慶封 伐吳

經原外夷用兵有名因進遠人之從義焉

倒作

世類意亦要見

盟蔑 會潛 荆聘 取舒 會戚 伐吳

春秋於變夷者酌夷夏之間而待之也

以首二

段提起倒作止以人書不得稱爵不使與中國等

也必以人書不復舉號不使與夷狄均也

伯越伐吳 馮李

春秋於變夷者從義則進之用詐則黜之也

越伐吳 會奔

春秋原世類有進遠人之從義者有予外臣之知禮

者 仰禹則必重禹之子孫是故見越之僭也

則為禹惜見越之義也則為禹喜慕臧則必重臧

之子孫是故見會之出奔也則為臧憫見會之有

禮也則為臧慶

大臣因諛去國經直咎其君焉此傳正意是論寵

信闇寺之禍故傳末以刑人之能亡國敗家意說出

刑人者多貪戾狼恨計非碩後也且朝夕君側浸潤

易行根據難拔故一入其言則天下國家不可為矣

款奔 寵嬖人而失身 比奔 寵寺人而失臣

叔弓如楚 聘且弔敗也

即內臣脩禮於外而附夷之罪見矣 主暨齊平傳

外附荆楚句

年 既齊平 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于齊可知矣

經於望國之平大而特詞以罪之也 重附夷斷罪

非止惡其挾而已蓋挾楚得平即有莫大之利而已

先有變於夷之惡况魯為齊弱久矣不自計其德之

厚薄而徒借威以憑人患之生必自此始則平何足

貴哉 加弓如楚見附夷事實

暨平 及平

經紀望國之平怨甚無取其挾且畏也 有挾在

平日附夷上斷罪有畏在平日侵大上斷罪一何

取于德色而氣驕一不得不戒心而氣歎加考

如楚公侵齊全 公侵齊 公侵齊

考如楚 公如楚 公侵齊 公侵齊

春秋于內君有著其附夷之罪者有著其犯大之罪

者 始遣使以弔房鐘之敗繼躬往以落章華

之成附楚若此宜齊之汲汲而請平也揚州門而

逞顏高之射廩丘攻而焚主人之衝怒大若此

盟齊魯之汲汲而求平也

輸平 宋楚平 暨平 及平

春秋屢貶結成者亦各有所重而已 平者聖人

所貴然放利而行實忘國敗家之本專行不報即

弁髦贅旒之階德色于附夷汗我周公之冑重怒

以凌大殊失保國之方則平之得不足以償所失

者也

輸平 宋楚平

經惡內外結成嚴利與功之戒也

輸平 暨齊平

春秋而惡結成以其放利而挾勢也

宋楚平 暨平

春秋而惡結成正分嚴防意也

盟貫 宋楚平

信講於制夷者春秋不槩貶之平得於專制者春秋

不槩予之

首止 葵丘 暨平 及平 意全上

如楚 楚成章華之臺故遠啓疆來召公而公如楚也

即望國事夷之迹而崇侈附夷之非見矣

偃師 會虢 執行人 留奔 滅陳

經詳與國之亂而君臣交致其責焉 論陳國覆

亡之禍則招憑寵稔惡之所致論子招稔惡之禍

則陳侯親親非道之所致摠叙分作收書弟書法

季子歸 春王正月 會虢 滅陳 魯得季子安社稷 陳寵子招危社廟

內外親親有得失而安危係之矣

叔弓如晉 賀虢也

伯主以侈勤諸侯失職甚矣

公如楚 弓如晉

禮脩於君臣而外夷內伯之罪見矣 前年楚成

章華之臺既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虢祁之宮復

勤諸侯賀焉內外一轍也然楚虔逆德稔惡未足

深責晉以宗盟之伯而效之尤罪可勝言哉末

歸重此意

蒐 紅艾蘭以為防置梅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藝

春秋直紀望國講武之悖而縱權之戒深矣 此後

凡蒐不書公公無與矣民皆三家之民則蒐亦為三

家之事故曰民食於他公試觀自根牟而至商衛者

公家不得以有其一民焉是可惻然為之寒心乎

至此不悟公之失守社稷蓋已久矣豈必待出奔之

日然後非魯君哉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揔是亂臣故為非禮以動民

滅陳執招放越

春秋紀外暴既責夫憑寵以致之者尤責夫徇利以啓之者

叔弓會陳

春秋因事以存與國公天下之心見矣

陳災

觀春秋存與國之災而公天下之心見矣

陳建

出自先王而先王亦非私一陳也其德厚者其流光其功大者其奉遠所以為歸民心合天德之公而舜德百世不湮則陳祀亦百世不艾也觀於史趙鷄火之占禘炷水妃之論一則曰猶將復興一則曰五年將復可見天意猶未厭陳人心亦群憤楚而思以逐之矣

弓會陳 叔鞅至京

封建之義 嫡庶之分

春秋兩因言以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意見矣

築即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紀望國興役而因見大夫之忠焉以左傳觀之

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

之而不悟也

年十
樂施奔

經紀大夫去國之迹著權臣移國之端也

主會瓦

傳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 樂高氏強于陳鮑氏

陳鮑方睦伐之分其室陳桓子請老於莒凡公子

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

陳氏始大

三卿伐莒

經紀列卿之並將而專兵之實驗矣

此傳因三卿

並將之事以驗舍中軍之實為季氏中分魯國自封

之罪身為主將季氏擇二之驗也各率一軍二子各

一之驗也 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

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
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叔弓非叔孫氏也此亦見
叔舍之賢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矣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強臣變制專兵之實即事而可驗也 即三卿之

並將則知前日三軍之作為三家之並專即季氏
之主將則知前日中軍之舍為季氏之獨專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列卿並將於變制之後而專兵之實驗矣

作三軍 救台 入鄆 速伐邾 疆鄆 舍中軍

伐莒

春秋於內兵有譏列卿變制而各專之者有說強臣

變制而獨專之者 以既作三軍每一軍出各

將所屬作一邊以既舍中軍季氏主將二子各帥

一軍為副作一邊

叔舍如晉 堯平公 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

也叔向果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狐狐斬焉在
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諸大夫皆無辭以見

棄疾圍蔡

外夷討賊出於詐春秋所以惡之也 以楚之強勝

蔡之罪何求弗克乃懷貪鄙之心而尚詐諉之謀求
逞一時流毒于後楚虔安所逃其罪哉

會虢 會申 伐吳 伐吳 諸侯與通 圍蔡

詳諸侯縱惡之久而深罪外夷討罪之非正也

入陳 圍蔡

仗義以正倫可予假義以濟欲可讒

比蒲

望國越禮以簡兵春秋讒其忘本焉 越禮指僭言

是通例只重忘本盖君有重喪國不廢蒐是曰忘本
見季氏不忌君矣勿責昭公盖上下所以相維而治
者全是有此孝敬忠愛之心故曰政之大本也上下

不相忌而國不可以為國矣非有門庭之寇亦要挑見

敗敵 敗箕

觀伯國君臣之挫敵而顯親愛君之義著矣

是文公之喪上襄公禦之下卻缺禦之以非門庭之寇而興師為不顧忌作

盟祲祥

主執意如傳今魯與邾通好

即望國結小而見其有交好之迹也

春秋不貶恤患之無功原其心也

重心上看而以

不仁不智辨講蓋于扈澶淵皆是力所能為一沮於利一圖其輕是心不欲也今晉心欲救蔡則非不智不仁特力弗如耳又要知八國敵楚豈至力不足只因此積衰之時而楚又強盛故取其心亦不得已而維持伯業之意也可謂以恕待人而不求備矣收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 此題只重原其心則無惡故

得免于會戶澶淵之重貶耳若以庸懲之義律之未
必無過也若說力弗加而遂可自諉非春秋以義立
命之意

滅陳 圍蔡 厥憇

列國心於恤患而力弗加春秋所以無過貶也

上二比只作荀吳之言

盟戶 澶淵 厥憇

春秋兩比事以恕列國亦原其心而已矣

具在單意

盟戶 澶淵

經紀盟會罪諸侯之不仁而責大夫之不智也

商人子般須認八國十二國句便知力可為

綠陵 厥憇

春秋以義而權伯主之專封以恕而極列國之恤患

厥憇 黃父

春秋待人之法恕以情正以分也

召陵侵

春秋兩於義舉恕其歉於力陋其隳於利也

厥愬 栢舉

經於恤患之兵有取其心者有取其功者 力雖

不能救蔡心可原也心雖不為救蔡功可錄也

滅蔡執有歸

經於儲君被患而特予其得子道焉 無降服之狀

正是不屈於敵正是不忘乎親也執字雖緊關其

只是事迹書法在稱世子上 加圍蔡只見圍八月

而效死以守

滅蔡執有 入邾益來 入曹以歸

晉外嗣君被患而經不以失節例之者所以表其正也

愬奔

即謀臣之見逐而強臣之專見矣 季平子立而不

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仲許而後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自鄭聞費叛遂奔此
內有昭子不順季孫事南蒯一動而公子憇奔群
臣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蓋緣季氏久專軍賦故
蒯方謀更位歸室謀未行而憇奔矣

晉伐鮮虞

經於伯國畧遠而深斥其效夷之非也 假道鮮虞
入昔陽與伐鮮虞是兩項事正與獻公伐虢執虞相
類春秋惡晉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而伐鮮虞之

詐在假道不在偽會上楚奉孫吳數句最重莫能救
而效其所為最關係信義二字不必分折只詐諉便
是失信與義收狄晉

滅下陽 執虞公 滅陳蔡 鮮虞

春秋惡伯國逞詐之兵而獨重夫效夷者焉 上

以師與人稱之不是無貶亦所謂不待貶者蓋滅
虞實同一詐但比之伐鮮虞時則不同耳當時楚
之所為如此晉不能救而又效之所以尤為可罪

即會申傳所謂憫之甚傷之甚意

滅陳蔡 伐鮮虞

伯國縱夷橫而踵其詐春秋所以狄之也

厥愆 鮮虞

經于伯國之兵好怨其謀義狄其效夷也

于盟扈澶淵之不仁不智下同于滅陳滅蔡之不

信不義要見聖人忠怨之情春秋謹嚴之法

晉狄伐秦 鮮虞

經于伯兵始責其用夷而繼責其效夷也

俞聘 椒聘 滅陳蔡 鮮虞

春秋之法有進夷之效乎夏者有黜夏之效乎夷者

叔弓圍費

內臣討叛春秋特示反已之義焉 此以怨字為主

所惡於下 云 怨之事也二句叠用出尔反尔有故

尤報復二意不書內叛亦是春秋大例不沒其實即

圍郕之據事直書也此傳本與圍郕傳同意但此有

不禮于南蒯之事故傳以事上使下並言耳

蒐紅

伐莒比蒲全不忠事上

憇奔

無禮使下

圍費

強臣不恕而致叛經著其實以罪之也

伐莒

憇奔

大夫失事使之道則知致叛之田矣

圍費起繳

圍棘

圍費

一失服民之道一失馭臣之道

經于望國君臣之討叛而兩示以求諸已焉

摠

收不書內叛

築即圍 憇奔 執舍

春秋于內臣有惡其悖乎忠禮者有予其全乎忠禮

者 季孫意如以所惡事上而不忠于其君以

所惡使下而不禮于其臣叔孫舍以忠事主而不

順于強臣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

比歸

春秋於外臣之復國而深責其昧君臣之義焉

意楚虔弒邾敖以代其位比又殺虔以奪之國是兄

弟父子相殺無已也故聖人正比絀君之罪以禁之
 向使比有討賊之心則彼其羈晉數年何卒未嘗發
 一言借一力以求洩君王之憤又不然當觀從之召
 何不遂因衆之力以正楚子虔之罪夫先正虔之罪
 而不敢居其位則是討賊之義也不討賊而徒據其
 宮居其位則是為篡而已矣且夫觀從之首謀不可
 憑也棄疾之居常不可逼也召之來則來強之盟則
 盟使之入楚則入楚立之為王則王怵於勢而不能
 守貪於利而不圖難卒被惡名以亡其軀此非人臣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之大戒歟如胡傳所說君臣之
 義余終不解姑存之

比奔 比歸

經于貴戚出入而責其昧君臣之義也

公即位

叔

執曹

子臧

商任

鱄奔

春秋紀事有見其善處國家之變者有見其已絕君
 臣之義者 子臧無篡乎為君之榮叔肸無取

乎食君之祿 晉不以樂盈為臣 鱣不以衛獻為

君 公即位 執曹伯

春秋兩取於明義者 勵臣節也 一辭祿 一辭位

傳引此二子為比 說个處法 只可比論 不可作予

二子不加本股 倒單

沙隨 鱣奔

春秋紀事有見其君之薄恩者 有見其臣之守信者

兩邊以比証

比歸 廬吳歸

觀取國難易之勢 益見外臣之悖矣 不以五利五

人難並提起 重倒比 作春秋非是要比明於難易之

勢 只重它當明君臣之義 即以取國之勢言之 亦

有難易之分 何不明此而歸耶 易棄疾 圍蔡比

歸同 五難者 無人無主 無民無謀 無德也 五利

者 獲神有民 令德寵貴 居常也 此傳有以臧臆

者 獲神有民 令德寵貴 居常也 此傳有以臧臆

比吳伐我傳元佐又比救江傳桓文者

會平丘云五轉首無入無主無為無執無歸也

經紀伯國矜威因追咎於崇侈者焉長一傳大意全

自平公崇侈原來從聖人欲弭亂持危以德禮固結

人心意發不可重矜威實責昭公蓋前日崇侈失衆

及其既貳而以兵革挽之不亦末乎故下即繼曰制

治于未亂云而末又結以一臺圍之築其意顯然

宋 虢 申 賴 叔弓如晉 平丘

伯主當外橫而失服內之道經深惡之也

如

意流水倒罪崇侈

叔弓如晉 會平丘

伯主崇侈啟貳而以威振之經責其不預也

秦人伐晉 夾谷 穆公脩政 晏子格心

伐鄭蕭魚 會平丘

伯業有盛衰由君臣之勤怠異也

築臺 即囿 煬宮 雉門及兩觀

春秋屢紀望國之用民力而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搭臺圍之築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云重固

結人心之慮

叔弓如晉 築即圍 魯君一國且固結一國之人心 晉宗諸侯且固結天下之人心

春秋欲固結人心故于內外興役而皆謹之也

盟平丘

經於伯主懼外之好而深惡其競力不道焉 同病

楚只作事實叙過左傳有脅齊脅魯二段摠是

力之實恐迫諸侯不專指齊言辛未治兵壬申復

乃其恐迫處禮義對威力說此傳專說競力不道文

中不必牽扯五惡

平丘 平丘

春秋深惡伯國之要盟以其競力不道也 會股

用作書法倒單作不可以示威示衆分即單題中

亦止責他示衆之謀與脅魯之言非責其盟也盟

與會不重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虢 平丘

春秋不廢盟之美者而獨甚世伯競力之盟焉

以此盟或謂其善而以為惡意挑即喚過客股如

單加昧宿全只是盟雖衰世之事輕點

胥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虢

諸侯會盟而各有其善春秋猶取之也 要見盟

雖衰世之事然其中猶有可取者末段要體貼其

次猶有意首尾要露本股

不命 首止 葵丘 蕭魚

春秋迭美諸侯之盟會而競力之失見矣 有欲

前後照傳鋪叙不順經然畢竟順經為是只不必

拘拘對偶耳

蕭魚 執宵 盟宋 會虢

盟經于伯國而取其推誠與守信者焉 上是本無

成約而晉能信鄭視以詐遇詐者則善矣下是原

無成約而武能守信視約而遽背者則善矣時說

多以蕭魚為不盟不知趙武入盟亦是盟矣信鄭

只在納埃禁侵此獨見處

盟葵丘 盟平丘

春秋復詞以紀信有予明禁者有惡競力者 上

五禁下五惡俱收再言書法

胥命 執宵 相喻之信 服叛之誠

葵丘 蕭魚 明禁喻人 推誠感人

蕭魚 平丘 推誠服二 矜威脅二

不與盟 五惡恃威也 脅小也 要王臣也 惧楚也 要盟

春秋不諱內君之辱惟其理而已 要本邾莒所懇

有無之狀季孫強逼之實纒見公自反而縮無所歎

於已而以不與五不韙之盟為幸也五不韙者曲在

彼也以我之直而不污於彼之曲此其所以可幸也

會平丘 盟平丘 公不與

經原伯事之不韙而深幸望國之見拒也 要入

無歎意去首比全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一聽奸臣之訴 一聽蠻夷之訴

內君而見拒而理直春秋不諱以示義焉

取郛防 小 黑壤 曲 取郛 大 不與盟 直 合取郛防傳

春秋隱顯內事有因其惡之小大者有因其辱之曲

直者

執意如意如之不以君見討晉卿專權而庇強家故也

經於伯主之討內臣而深罪其偷也

氏而不在昭公季氏之罪在無君而不在聖小

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偷之甚也此意

發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 云 到方伯之取脩矣一

段句句都要用出如是則為伯討也

取郛 舍中軍 宿 伐莒 意如 侵梓 與邾 勅奔 子仲

圍費 南崩奔 叛之因 不與 遂 辭魯 執意如

經于伯國之治內臣而原事以罪其偷焉 串作

圍費以上原罪在季氏而不在昭公季氏罪在無

君而不在侵小圍費以下見晉以利而辱吾君臣

不討其無君臣之義而意在貨財也辱君執臣不

平意重季氏季氏兼宿與意如說若去舍中軍

愁奔圍費專在知莒之懇說

侵祥 伐莒 愁奔 圍費

伯國之討內臣而兩不得其罪焉 知莒所懇之

狀削仲奔叛之因搭

取鄆 伐莒

春秋兩紀雪小之兵見內臣無君之罪也

主鄆

卿之故非昭公之意也句

公不與盟 執意如

伯國以利而辱望國之君臣春秋之所罪也

平丘 平丘 不與 執如 恃勢以脅諸侯 貪利以辱望國

沙隨不見 莒丘 平丘不與 執如 信諛 貪利

廬吳歸

經因諸侯復國而示公天下之義焉 此重在存封

建之法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一日有列聖王室

之法在則有一日之陳蔡在昔不得以言滅今何得
以言復聖人示存陳蔡之意如此者存陳蔡者正所
以存封建之法也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大端太本
也說諸侯不能救不能與只引起以夷狄制諸夏說
夷狄制諸夏只引起陳蔡不可得而封滅意

滅陳蔡 陳蔡歸

春秋不與外夷擅廢置之權公天下之義也

廬吳歸 用田賦

春秋欲存封建井田之法故兩致意焉

如京 廬吳歸

春秋所書存天下之大分示天下之大公

滅州來

主長岸屈巫去吳而吳日強然于著凌楚之漸亦不可遺

即遠人覆小見棄賢之罪也

意如至

伯主因利而釋內臣違道甚矣

重道字與利字土

地能具

云正是利本服無書法摠結平丘之會者

十四年

以意如之執與歸皆平丘之事總是貪利也始終言也單題不可收

執意如 意如至

伯主以利為搯縱春秋深詭其違道也

彊鄆 伐莒 圍蔡 厥憇 平丘 執如 如至

經原伯事之所由搯縱而深惡其徇利焉 首二

段非有擊強扶弱之意次二段非有不能救蔡為

夷執親之悔平丘只作書法

會平丘 召陵侵

春秋而惡伯國之兵好以示徇利之戒也 此題

傳於勸沮以利行緊接之以平丘之會深加貶斥

說到召陵賄敗用又以字摠結之以利之能敗人

國家乃如此斷俱主徇利作無疑

齊侯伐徐十六 宋公伐邾十九 鹹外雋 鞅歸內叛

迭觀人心之背伯而貪利之效彰矣 伐徐齊專

蒲隧之載書伐邾宋掌盟衆之約誓上二股前之

侯統散也收平丘下二股後之世業藟也收召陵

會申 鄭陵

即人心之向背而推誠貪利之效彰矣 鄭不叛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諸侯不合者二

十餘年誠哉利之能敗人國家也

盟扈

如至

聲伯告范文子而釋行父 惠伯告中行穆子而釋意如

經于伯國之釋內臣而見從善貪利之異焉

疾

蒐紅比蒲

全

伐莒

如至

吳經于內臣而深惡其勇怯之不中禮也

去如至

只是敢施於昭公與莒子

戰紀

盟柯

怒不廢禮 怨不棄義

十五年

去樂卒事

望國處變而合禮春秋志之以示法也

吳奔

經於外臣去國而兩示信諛之戒焉

上只是因吳

出奔論出諛人為害賢者不能安其位非謂平聽無

極之諛以逐吳也只責他不當用無極便是剪翼速
飛之語發自奔後不可混用責吳明說能以忠信自
任則諛自杜乃以下位動心何哉中分二支

滅蔡 廬歸 吳奔 入郢

外夷用賢不專而貽禍春秋之所罪也

滅蔡 廬歸 吳奔

大夫忠不能以自保知外夷明而蔽於諛矣

吳奔 入郢

外夷信諛而辱國春秋之所讒也

吳奔 朱奔

即與國君臣之見逐而知諛之蔽明矣

季子歸 僑如奔

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
勸賢有四事而去諛為首

內外得為國勸賢之首務春秋均予之也

吳奔 滅巢

入郢之兆
亡郢之始

荀吳伐鮮虞

春秋不貶伯臣之畧遠以兵之近於正也 不納叛

臣就是正兵加敵要知此兵雖善於殄滅欺詐之私而終無得於利用侵伐之道故春秋有不貶而無過褒其欲後世禦敵者必進而采芑進而六月義問昭章而攻殺不事夫然後為王者之師而可褒也如此作方得傳意

滅潞甲氏 鮮虞 荀吳伐 滅潞 甲氏
春秋屢紀畧遠之兵而獨恕乎近正者焉 本是

稱師但甲是其遺種故潞只作甲氏來歷只用稱人一書法皆因大夫為將而稱不同故傳比論上二項不仁非義而此稍近正終免於貶耳用兵禦狄之畧要發得透

滅甲 晉伐鮮虞
經于伯國畧遠有說其不仁者有說其不義者

滅甲 吳伐鮮虞
經于伯兵貶其不仁恕其近正也

鮮虞 鮮虞 夷夏君臣

經于伯兵畧遠黜其用詐恕其近正也

伐山戎 伐鮮虞

春秋兩紀畧遠之兵而貶之恕之之異焉

俱為

畧遠但一為贖武一不納叛

城邢 楚丘 緣陵 甲氏 鮮虞 鮮虞

春秋於恤小而獨美夫合義于畧遠而獨恕夫近正

伐鮮虞 滅陸渾

春秋兩恕伯臣治外以近正而合義也

要

免于貶意見用兵禦狄之畧窮外虛內之罪

年

齊侯伐徐

徐人行成賂以甲氏之鼎制莒協志相從蒲隧之盟

即伯權之無統而貪利之效見矣

主意如傳諸侯

不合作

誘戎蠻

經於夷狄相凌而兩輕其罪也

公至自晉

內君見辱而無自強之志經諱詞以貶之也

不書

昭公十卷

昭公

止公與書有疾同意不書止公諱之也其所以諱之

者實以其不能自強能自強則雖見止不足以為辱

而亦無俟于諱矣諱之者貶之也如書有疾殺耻也

其所以殺之者實以其不能自強能自強則雖見辭

不足以為耻而亦無俟于殺矣殺之者貶之也

如晉河復二年吊如晉至五年言想受如晉河復言訢

如晉河復少姜辭如晉至年夷欲止公如晉河復辭伐

國君屢事伯而見辱經諱詞以貶之也

入衛 楚丘 伐越 入吳衛文公

二君處困而致亨由其得自強之道也 野處與

載馳之歌 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中謀感

飛鳥之賦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楚丘 會號文公與衛

入郢 越入吳申胥一身可以存楚

公至自晉 吳伐我衛文公踐

春秋紀事而見望國君臣之自棄也

郊子來朝

五鳥司歷五鳩鳩民五戶戶民五雉夷民

即小國脩禮而古禮之遺可徵矣

周禮俱衰典章

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

之也

滅陸渾

春秋謹大防而無貶於靖華之師焉

講此題不可

太用贊語要體貼僅免於貶意陸渾之當滅全在宥

邇王室上膺戎狄別內外可作辨書法舉其名氏

滅潞 滅甲 陸渾

春秋迭紀攘外之兵而獨恕夫靖華者焉

三事

俱非善然林父士會之滅施於外地則為闢土服

遠陸渾在內地為謹防矣倒本股作上二股隨去

一股以畧遠靖華對全在遠近辨別

山戎

陸渾

說畧遠 恕靖華

伐沈沈潰

陸渾

比於報復必怨之必則有間矣 與闢土服遠以圖強伯者異矣

星孛大辰

經紀天象之變寓王室之憂也

長岸

強夷見敵於人由失用人之道也

言戰不言敗是

事實非書法也此時申公巫臣為吳用而無極正得

志于楚囊瓦與伍員事在長岸之後因其通論楚事

故併言之文中當有分曉

戰泓

邲

盟宋

會申

朝吳奔

長岸

鷄父

召陵侵

栢舉

入郢

夷勢始強而漸以不振由用人之道失也

上四

股不重得人只見楚強本非吳敵耳後以諛貨分

二脚要見廣土衆民不足恃意

長岸

鷄父

栢舉

入郢

即夷勢之浸凌而用人之失見矣

以長岸摠起

勢削後以諛貨渾斷見敵不已而至於敗敗不已

而幾于亡取此故也

朝吳奔

召陵侵

費無極以諛勝
囊瓦以貨行

即失賢被兵之迹而見信說狗貨之害也

書救 州來 鄆陵 彭城

外夷屢見挫於人由棄賢以資敵也 主策士奇

才為敵國用句析公陳震蕩夜軍之謀而申息潰

子靈為乘車射御之教而奔命疲賁皇塞井夷窻

而克其中軍雍子簡兵蒐乘而捷于彭城

鷄父 栢舉

而觀強夷之削以勸賢之道失也 主鷄父之師

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句

楚人伐鄭 長岸 去子元用子文而楚盛失屈巫用無極而楚衰

夷勢有盛衰由用人之得失也

屈完來 戰韓 鷄父 栢舉 用管仲而南摧西抑失巫負而國破君奔

盟戲 蕭魚 長岸 栢舉 用得其人而却外橫絳莖用失其人而深國憂極危

會號 平丘 鷄父 栢舉 用得其人而弱可自立用失其人而強不足恃

伐莒潰 長岸 上安民為政之本也師入而潰雖

隆莒之城何益乎 下得賢為國之本也才為敵

用雖廣土衆民不足恃矣

陳蔡歸

栢舉敗

大城陳蔡不羨而叛棄疾舍其策士奇才而覆國都

春秋于外夷有見其不能謹禮以為國者有見其不

能保賢以為國者

四國災

經紀外災而大夫之賢自別矣

四國以同日火天

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未可專謂之天也試觀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而君子知其先士此以不畏天

命知之耳至如子產拒禰

寃而卒不復火可謂之命消變而人事之必為此

入郟

小國肆暴凌人見受兵之有由也

十九年

宋公伐邾

經於大國用兵以其有可取之善而全之也

宋之

善在歸俘上不可以討罪恤患並言其罪在取邑上

不可以貪暴並言以其差等言之則取之罪重於圍

圍之罪重於伐此事據傳當書伐邾圍亟取之今因

其有歸俘之善故釋其取邑之惡不但不書取併圍亦不書也作文全要發出善善長意加入郟全納捷菑 宋公伐邾

春秋隱惡揚善之法特施之置君討罪者焉

二十 會奔

經於賢者之後因守禮而特善之焉 奔而言自乃

待放的事實公孫會之所以為賢以其待放而後出

奔也春秋所以賢之者却在公子喜時之後上若

以喜時之後為之則臣子常禮耳書法重書公孫會

引舜典賞延于世之意見春秋善善之法蓋祖述之

文中不可不說出 加執曹全

遂如齊 歸父如 執曹 會奔

春秋之法惡惡短而善善長也

敗箕 罰弗及 會宋 賞延于世

宋公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之長有施于討罪者有施于去國者

向奔

經紀大夫去國而交著君臣之失道焉

入南里以叛

外臣據國以脅君春秋深罪之也

加奔楚全只倒

其入其出皆以南里係之宋書法

加三叛倒作

蔡朱奔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楚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即諸侯之見逐而外夷信讒之失彰矣

二年 華向奔楚

經於送臣去國而詳罪夫縱之者焉

以華向之惡

提起后将楚人釋君助臣諸侯急於救患固請逸賊

而宋又從之三段作收自宋南里出奔楚三書法畧

而不書者畧其救宋之事

昌間

經於望國講武而說其昧大本焉

胡氏曰三綱軍

政之本春秋寓軍政于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

曰我戰則克于春秋見之矣兵家上策先自治凡居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

蒐紅秋比蒲夏昌間春皆非地

春秋迭紀望國講武均之昧本也 非時非地與

權臣專行意俱提在前而重魯國素亂三綱失軍

禮之本蓋昌間一傳是摠註三蒐也

城濮 三蒐

春秋予奪講武見禮之為本也 依傳倒作為妙

即開作亦須有斟酌城濮有禮以其兵言魯之無

禮自君臣言傳蓋援晉以明三綱軍政之本而責

魯之君臣自瀆三綱何取於治軍為也亦不重在

晉魯得失 上易園宋全

大閱 昌間

春秋兩說望國講武以失保國之道而昧訓民之本

也

伐宋 于師 戰韓 圍宋 城濮 踐土

經予用兵有制而振伯威者予訓民有禮而成伯績

者 只伐宋城濮全

鞅如京

春秋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 唐虞公天

下以下正是說出正本之意必其可公然後以達節

為權不然則否雖官天下乃所以為時中之道不害

其為無易樹子之道也以無易樹子為主

王室 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春秋明禫繼之義每因人而致意焉 先將禫繼

講起中四股流水叙下後以禫繼束二股發聖人

垂戒正本意

同生 突歸 陽生入

春秋屢示居正之戒家天下之心也 三股都是

與子之法下二股不必斷罪只在書法上發正本

之意

突歸陽生入一奪嫡一廢長皆非居正之義也

同生鞅如京
書子同生于前
記王室亂於後

猛居皇

經於王臣置君而原罪于忽本者焉

以四國伐以羊夷以豹歸三段作俱是責其

非義只上二股以甲兵土地分

入王城

春秋變文以正分而嚴挾君者之罪焉 王不當

非王無以定尊位猛不當稱非猛無以明嗣君

居皇入王城 稱王稱名稱居點過重發制在劉

单制在劉单摠歸景王失道上来

及孔父入王城循分以表其節
變例以著其專

執舍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魯人取邾師邾人愬於晋晋人
來討叔孫婁如晋晋人執之

大夫臨難而守禮可謂賢矣 宣周制以却邾夷之

並坐去兵衆以消宣子之邪謀是不為威惕也安羈

二十
三年

昭公十卷一

五二六

劉元

旅而止申豐之行貨取冠法而絕獻子之私求是不為利疚也

晉人圍郊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詞以罪之也 義字重看傳

意只重不親往上徐字只帶言之

首止 圍郊 齊桓勤王 晉平怠義

庚與奔

經於內君出入而惡君道子道之失也 庚與不書

其入而書其奔以試劍不仁也郊公出入皆不書以在喪不感亂臣逐之不能自立也

浮來 位 圍郊 事 人 與奔

觀春秋之所微者而可以達王事矣 以達王事

引起三段作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皆就名姓不登於史冊作

圍郊 與奔 晉侯昧勤王之職而失臣禮其事不

足為輕重郊公昧喪親之禮而失子道其人不足

為有無

鷄父敗獲

春秋紀交兵之迹而特示正分之意焉 不書楚意

不必講只叙出令尹喪而楚已燔六國敗而楚遂奔

便了以吳之詐胡沈之自取輕提於前獨重書其敗

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以君臣為別意發揮

鷄父

經紀外夷詐勝之兵而寓謹分之意焉 詐勝只作

事迹重倒君臣之分上雖顛沛句要發

殲遂 棄師 戰韓 大棘 鷄父

春秋詳紀兵事因取患以著其罪因被患以辨其分

殲遂 棄師 胡沈滅 各著其自取

韓獲 大棘獲 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于君臣見獲而致意焉

狄泉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立朝

經於世臣之援立而著擅權之戒焉

居皇 狄泉 立朝 傳中立者不宜立也一句最

重所以辨三人之邪正者只在書立與不書立耳

歸賙名求賙氏突救字會洮人葵丘爵伐鄭子立朝氏

春秋定王臣之稱禮義由之出矣 以斷自聖心

起稍分點明以王人宰周尹單為立名分以糾突

立朝為定是非名分屬禮常也是非屬義變也

只尹子伐尹氏立朝全

晉河復

經於內君事伯之不終而特詞以殺其耻焉 此時

實為有疾殺耻者明其為有疾而復非出于晉人之

見卻所以殺其前日見卻之耻也

伐莒舍中平丘不與如晉內則受制於強臣 外則見陵於方伯

舍至

經於內臣歸國而特詞以旌其賢焉 此傳表叔孫

舍之賢所以見昭公不舉國以聽之過以禮立身云

云摠論其平生制行之美文中俱用舍乃媯之名但

兼叔孫為書名氏也與意如不同爾

意如至 舍至

經于內臣歸國因其賢否而待之異焉 除館西

河而恐懼逃歸非以禮立身傲狠無禮而敢自封

殖非以忠事上與下叔舍對上有愧於先君文子

下有光於先人穆子

築郎圃 執舍以禮立身 以忠事上

春秋表大夫之賢為其能當內外之強也

舍中軍誅豎牛事十年舍如晉止見新君皆所謂以禮立身也

吳滅巢

經紀小國之覆志外危之漸也 全在實邑之也一

句楚邑而楚失之是楚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也奔亡

削弱必此之由矣故春秋罪之

州來 滅巢

春秋兩志外夷之失守皆所以著其禍之漸也

一凌楚之漸一入郢之漸俱發而漸字不能制不

能保上

州來 鷄父 入郢

春秋兩志外夷之失守示保國之道也 上責共

合中王下責平王制者謂制其強使之畏我而不敢侵

也今入州來是吳不畏楚而楚不能制其強矣

去鷄父同蓋州來不守而巢滅則封境震矣巢既

滅而郢破則國都危矣傳意原是如此近皆加一

鷄父蓋未之察耳

鷄父 入郢

經紀外凌外危之迹而失守之罪見矣 上封境

震下國都危也封境之守當制之于未震國都之

守當保之于未危無極諛用君子已知其及此矣

况又失所制乎囊瓦貨行君子已知其及此矣况

又失所保乎此雖非傳意帶入比斷亦可

取濟西滅巢內失地不書外取滅皆書

長岸滅巢失人失險

下陽執虞滅巢入郢都重在土地上宮之

竒知虞之不臘沈尹戌以為亡郢之始

叔孫舍如宋昭子如宋聘且為意如逆曹氏也主叔舍宋元之賢作

黃父

列卿協勤王之謀春秋待之以正也以人心之公

說起倒以正待人上王粟之輸即以率土之濱天子

所自有之實輸之耳成人之具即以普天之下天子

所自有之民戍之耳

瓦屋黃父謹參盟以信待人畧勤王以正待人

楚丘黃父畧專封抑勤王皆以正待人

會葵丘黃父常詞以明臣節正詞以待王事

黃父會扈為義而協于謀待之正為義而間于利待之怨

鸛鵒巢

經紀望國之物變欲人君之脩德也

大雩又雩

經於望國再祀而說其禦災之非道也

以觀諸天

時猶有眷顧之心發起而以考之列位猶有人焉點
入搃見昭公不能反身脩德信任仁賢而區區於禱
祀之末上作

來巢 二雩

春秋而紀災異而見內君消變之無道也

禽鳥

得氣之先雨暘為氣之感二事宜混講只重不能

脩德

公如晉

不用家羈

舍至

來巢

二雩

內君失任人格天之道春秋所以責之也

孫齊次

內君昧禮以取辱經諱詞以貶之也

季氏得政日

久到昭公時自是措手不得惟有正心率德擇任忠
賢待時馴致此乃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而得居屯之
道也下文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慾應正身率德

而以群小謀之應擇任忠賢

作三軍

兼有其一

遂入鄆

取卞

舍中軍

兼有其二

以

民賦軍政分

救台入鄆公在楚

之

歸父奔 憖奔 兩邊皆是謀云季氏而一亡其族

一亡其身俱要帶無敢敵謀意片言一動要發

唁公野井

正身治人禮之本也 恤患救災禮之實也

經於大國之省內難而交說其非禮焉

喪人之

稽顙之拜魯之禮與詞足觀矣 從者之享不腆之

稱齊之禮與詞足觀矣

舍中軍

政令

公如晉

不用子家

暨齊平

娶吳

比蒲

無戚

俱是昧禮之本

舍中軍

公如晉

正身治人禮之本也 威儀文詞禮之末也

戰泓 野井

物有本末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

禮有本末正身治人者禮之本也

齊侯取鄆

春秋直紀大國之取邑所以罪內君之失道也

魯國皆昭公所有者今特書齊侯取鄆於公至自齊

居於鄆之上則是國人皆叛無有憂念之者非假鄰

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歸矣齊侯

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姑塞

已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

次陽州取鄆 曰次者境內皆其所宜居也此正

其分以誅其臣之罪曰取者一民非其所轄也此
著其微以表其君之罪

居鄆

經紀內君之寓存一國之防也

居鄭 居鄆 天下之防 一國之防

王所 大心自曹入 諸侯避舍 大夫專邑

取鄆 居鄆 始示有國之戒 終示有國之防

公圍成

春秋紀內君之治內邑而責各有所歸焉 即一圍

字便見季氏據土以拒君昭公失德而携民微齊在

不書師上見

鄆陵 主意如至傳

經紀大國圖伯之迹見伯主貪利之效也 此舉齊

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然而卒不成當時諸

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在齊之梁丘據與晉之士鞅

俱與季氏表裏故也

入成周

經紀王道之微而因著貽禍者之罪焉 文武都豐

鎬是為西周名曰宗周周公營東都於洛陽是為東

京東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遷殷頑民於此子朝

之亂其餘黨多在東京之王城敬王畏之故定成周

也此題只一意

以朝奔楚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徇私者戒矣

入王城 子朝奔 公是公非聯看要見而棄意

及箭息 朝奔 申生死而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

兵王猛無成而子朝亦不能勝晉人之衆皆而棄

之也

絀僚

子同生 公即位

文 君存而國本定 君終而嗣子立

會扈

經於仗義之會不以利謀之間而畧之也

不以一

人廢衆人不以國事廢王事二意聯講

盟扈 會扈

皆以賂故弗克一畧而不序一序

不畧摠問分作都是聖人取舍之大情有倒單作

厥憇

會扈

原其情 難易 權其事 緩急

高張唁公

大國恤內非禮經深罪其失也

遜齊

見逐

居鄆

淹恤

公如齊

宰獻

唁公

主君

微躬

微故分

高子盟 唁公

倒廢舊戠意作

昭公十卷
鄆潰

望國處困而失民經示自棄之戒也

公在乾侯

經於國君寓外而特致存君之意焉

不與季氏之

專國正是存君意罪臣子說諸侯意就在存君內

公在楚 乾侯

存君則一其義不同

章羽奔

主滅譚傳

小國被患而無興復之志春秋所以絕之也

歷

經於大國寵惡而直著君臣之罪焉

晉侯不察士

鞅之邪謀而命荀躒以會意如荀躒不正士鞅之詭

計而承命與意如會皆罪也君臣宜聯講叙事內要

見士鞅貪利

圍成

貨齊

會扈

貨晉

煬宮

禱

貨於人
悅於神

圍成

會扈

行貨齊晉

下易適歷同

黑股奔

主年夷傳

外臣以地而接內春秋交說之也

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后吳曾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搭此

城成周

經於列國勤王之役而深傷王道之微也 只一意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謂之京師則天子之都守在四

夷可也今至於城則不可以稱京師矣與京師不可

係之入言入則非京師矣意同黍離為國風自降非

夫子降之也稱成周亦然

突奔 入櫟 衛奔 夷儀 遜齊 乾侯 以

鄭衛提起倒重昭公作季氏之專異於祭仲子家
之不用異於推輓之有人此所以終失其國也無

書法

突奔 入櫟 衛奔 夷儀 上以權臣之患淺貼季氏
下以賢臣之功多貼子家

敗麗 友如陳 行父 城費 宿 伐莒 意如 孫齊 君其許之不

野井 不聽 不聽 不聽 晉 一專政久 一悞諫深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乾侯 乾侯 乾侯 絕君 誅臣

李氏曰昭公在位三十二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
 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
 夫婦之倫乖李氏之禍雖積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
 能正納羊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屢見而不知警舍
 中軍蒐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于伯主則五
 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
 其國哉當是時有六卿與三家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
 昭公之不入也

文化帝午

文公十卷

